

中国古典小说五百部

西 湖 二 集

〔明〕周清源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典小说五百部 老根编 .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9 . 12
ISBN 7-104-01181-1

. 中... . 老... . 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清代
.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9659 号

中国古典小说五百部

老根 主编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 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 京 市 华 龙 印 刷 厂 印 刷

3000 千字 787 × 1092 毫米 1/16 开本 353 印张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2000 册

ISBN 7-104-01181-1/ I·479 定价: 1180.00 元

《中国古典小说五百部》

编委会名单

主 编：老 根

编 委：(排名不分先后)

余春侠	陈志伟	李 发	胡玉华
孙成毅	王宁波	马晓飞	赵 慧
王一民	贾玉宝	杨 志	张林明
张 雷	王华玉	王 成	李 海
王 鹏	邓丽丽	王海波	张晓东
刘 晖	刘 明	孙 凯	牛 铭
张 军	胡 荣	欧阳丽	陈晓军
张 煜	李 东		

目 录

第 一 卷	吴越王再世索江山	(1)
第 二 卷	宋高宗偏安耽逸豫	(22)
第 三 卷	巧书生金銮失对	(36)
第 四 卷	愚郡守玉殿生春	(51)
第 五 卷	李凤娘酷妒遭天谴	(67)
第 六 卷	姚伯子至孝受显荣	(79)
第 七 卷	觉 黎一念错投胎	(89)
第 八 卷	寿禅师两生符宿愿	(109)
第 九 卷	韩晋公人叵两赠	(129)
第 十 卷	徐君宝节义双圆	(144)
第 十 一 卷	寄梅花鬼闹西阁	(157)
第 十 二 卷	吹凤箫女诱东墙	(177)
第 十 三 卷	张采莲隔年冤报	(196)
第 十 四 卷	邢君瑞五载幽期	(214)
第 十 五 卷	文昌司怜才慢注禄籍	(228)
第 十 六 卷	月下老错配本属前缘	(242)
第 十 七 卷	刘伯温荐贤平浙中	(258)
第 十 八 卷	商文毅决胜擒满四	(274)
第 十 九 卷	侠女散财殉节	(292)
第 二 十 卷	巧妓佐夫成名	(305)

第二十一卷	假邻女诞生真子	(320)
第二十二卷	宿宫嫔情 新人	(331)
第二十三卷	救金鲤海龙王报德	(342)
第二十四卷	认回禄东岳帝种须	(355)
第二十五卷	吴山顶上神仙	(368)
第二十六卷	会稽道中义士	(395)
第二十七卷	洒雪堂巧结良缘	(408)
第二十八卷	天台匠误招乐趣	(430)
第二十九卷	祖统制显灵救驾	(444)
第三十卷	马神仙骑龙升天	(459)
第三十一卷	忠孝萃一门	(480)
第三十二卷	薰莸不同器	(494)
第三十三卷	周城隍辨冤断案	(509)
第三十四卷	胡少保平倭战功	(522)

导 读

《西湖二集》，三十四卷，题“武林济川子清源甫纂”，“抱膝人讷甫评”，有精图三十四幅。今存明崇祯云林聚锦堂刊本、清刊本，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等。本书据以标点的是《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傅惜华先生藏原明刊本。原本有缺页，据《集成》“补辑”部分补入。参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西湖丛书”本，未作校勘、删节。

据书前湖海子《序》，作者为周清源，是一位才情“举世无双”，而家“贫不能供客”的文人。入清后仍在世，他事未详。据本书卷十七“刘伯温荐贤平浙中”云：“《西湖一集》中‘占庆云刘诚意佐命’大概已曾说过，如今这一回补前说未尽之事。”知周清源尚有《西湖一集》之作，但未见传本。

本书是一部明末拟话本小说集。每一卷为一篇，共三十四篇。内容涉及王朝兴衰、官场逢迎、将帅武功、士人际遇、民生疾苦及地方风俗等，故事取材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和《西湖游览志余》、沈国元《皇明从信录》、冯梦龙《情史类略》等书，多与杭州西湖有关。作者演义前朝史事，抨击政治腐败，感慨世情冷暖，颇能反映当时知识阶层对民不聊生明末社会的认识和怀才不遇之情。书中暗寓讽谕，语

言流利，较有可读性。但其“好颂帝德，垂教训（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又多宗教迷信意识，亦未可取。

本书卷十七“刘伯温荐贤平浙中”篇末附“戚将军水兵篇并海防图式”，卷三十四“胡少保平倭战功”后附“紧要海防说并救荒良法数种”，因与小说故事无任何关系，删去。

序

天下山水之秀，宁复有胜于西湖者哉！自昔金牛献瑞以来，水有“明圣”之称，宋仁宗诗有“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之句，白乐天之“余杭形胜四方无”，范希文之“西湖胜鉴湖”，苏东坡之“西湖比西子”，柳耆卿之“桂子荷花”，真令人艳心三竺两峰间也。予揆其致，大约有八：犹夷澹宕，啸傲终日，直闺阁间物，室中单条耳，不闻其有风波之险也；可坐可卧，可舟可舆，水光盈眸，山色接牖，不闻其有车殆马烦之病也；亦有清音，亦有丝竹，绣辔香轮，朱帘画舫，曳冰纨雾縠，而掩映于绿杨芳草之间，所谓“红蕖映隔水之妆，紫骝嘶落花之陌”者，触目媚人，不闻其有岑寂之虞也；水香苹洁，菱歌渔唱，莺鸟交啼，野凫戏水，龙井之茶可烹，虎跑之泉可啜，环堤之酒垆可醉，嫩草作茵，轻舟容与，富者适志，贫者惬心，不闻其有荣枯之异也；春则桃李呈芳，夏则芙蕖设色，秋则桂子拖香，冬则白雪幻景，其雨既奇，其晴亦好，白日固可游览，夜月尤属幽奇，不闻其有不备之美也；梵宇名蓝，龙宫古刹，金碧辉煌，钟磬相闻，可停游屐，可搜隐迹，寻幽或以竟日，耽胜乃以忘年，不闻其一览即尽，索尔无余也；幽人胜士之场，古佛垂教之地，孤山怀其高踪，法相参其遗蜕，永明寿乃弥陀化身，事事可师，天竺东溟之道德隆重，高皇帝称之为白

眉法师。亦有宗泐，称为泐翁，迫以官而不受，高僧哉！高僧哉！是以入道场则利名欲拼，缅高风则火宅晨凉，法身长在，历劫不灰，触处可以醒我之昏迷也。入三潭而喁不惊，游断桥、苏堤，而两公之明德如在，以是知鱼鳖咸若存圣世之风，高贤长者留千秋之泽，彼豪暴之吏，亦复何存？盖前人者，后事之师矣，流芳遗秽，其尚鉴之哉！况重以吴越王之雄霸百年，宋朝之南渡百五十载，流风遗韵，古迹奇闻，史不胜数，而独未有译为俚语，以劝化世人者。苏长公云：“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也。”而使眉目不，张敞不画，亦如葑草之湮塞矣。西湖经长公开浚，而眉目始备，经周子清原之画，而眉目益妩。然则周清原其西湖之功臣也哉！即白、苏赖之矣。

予揽胜西湖，而得交周子。其人旷世逸才，胸怀慷慨，朗朗如百间屋。至抵掌而谈古今也，波涛汹涌，雷震霆发，大似项羽破章邯，又如曹植之谈，而我则自愧邯郸生也。快矣乎！余何幸而得此？咄咄清原，西湖之秀气将尽于公矣。乃谓余曰：“予贫不能供客，客至恐斫柱荐之不免，用是匿影寒庐，不敢与长者交游。败壁颓垣，星月穿漏，雪霰纷飞，几案为湿，盖原宪之桑枢、范丹之尘釜，交集于一身，予亦甘之。而所最不甘者，则司命之厄我过甚，而狐鼠之侮我无端。予是以望苍天而兴叹，抚龙泉而狂叫者也。”余曰：“子毋然，司命会有转局，狐鼠亦有败时，且天不可与问，道不可与谋，子听之而已矣。”清原唯唯而去，逾时而以《西湖说》见示，予读其序而悲之。士怀才不遇，蹭蹬厄穷，而至愿为优伶，手琵琶以求知于世，且愿生生世世为一目不识丁之人，真令人慷慨悲歌，泣数行下也。岂非郡有司之罪

乎？夫良玉而题 ，则泣卞和之血，骏马而驾盐车，则垂伯乐之泪，此亦有心者之所共悲，而有目者之所共悼矣。昔阮嗣宗好游山，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陈子昂诗文不为人知，时有卖胡琴者，索价百万，豪贵无售，子昂突出以千缗市。次日，集宣阳里第，具酒肴群饮，置胡琴抚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师，不为人知，此乐贱工之役，岂足留心？”举而碎之，以其文遍赠座上诸客，声溢都下。唐球好苦吟，捻槁为丸，纳之大瓢中，投于江，曰：“斯文苟不沉没，得者方知我苦心尔。”有识者接得之，曰：“此唐山人诗瓢也。”周子间气所钟，才情浩瀚，博物洽闻，举世无两，不得已而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磊块，以小说见，其亦嗣宗之恸、人昂之琴、唐山人之诗瓢也哉！观者幸于牝牡骊黄之外索之。

湖海子题于玩世居

第 一 卷

吴越王再世索江山

萧条书剑困埃尘，十年多少悲辛！松生寒涧背
阳春，勉强精神。且可逢场作戏，宁须对客言贫。
后来知我岂无人，莫谩沾巾。

这首词儿，名《画堂春》，是杭州才子马浩澜之作。因国初钱塘一个有才的人，姓瞿名佑，字宗吉，高才博学，风致俊朗，落笔千言，含珠吐玉，磊磊惊人。他十四岁的时节，父亲还不晓得他有才华，适值父亲一个相好的朋友张彦复，从福建做官回来，望他父亲，因具鸡酒款待。瞿宗吉从书馆中而归，张彦复就指鸡为题，命赋诗一首，宗吉应声道：

宋宗窗下对谈高，五德声名五彩毛。

自是范张情义重，割烹何必用牛刀。

张彦复大加称赏，手写桂花一枝，并题诗一首为赠：

瞿君有子早能诗，风采英英兰玉姿。

天上麒麟元有种，定应高折广寒枝。

自此声名传播一时，有名先达之人都与他为忘年之交。那时

第一个有才的是杨维祜，字廉夫，号铁崖。先生闻其才名，走来相访，因试其才学何如，将自己所赋《香奁八咏》要他相和。瞿宗吉提起笔来一挥而就：

《花尘春迹》道：

燕尾点波微有晕，凤头踏月悄无声。

《黛眉颦色》道：

恨从张敞毫边起，春向梁鸿案上生。

《金钱卜欢》道：

织锦轩窗闻笑语，采苹洲渚听愁吁。

《香颊啼痕》道：

斑斑湘竹非因雨，点点杨花不是春。

瞿宗吉一一和完，杨廉夫叹服道：“此瞿家千里驹也。”从此声名大著于天下。然虽如此，有才无命，笔下写得上百篇诗赋，囊中寻不出一二文通宝，真是时也、运也、命也，所以感慨兴怀，赋首诗道：

自古文章厄命穷，聪明未必胜愚蒙。

笔端花与胸中锦，赚得相如四壁空。

遂做部书，名为《剪灯新话》，游戏翰墨，以劝百而讽一，借来发抒胸中意气。后来马浩澜读他这首诗，不觉咨嗟感叹起来，做前边这只《画堂春》词儿，凭吊瞿宗吉。

看官，你道一个文人才子，胸中有三千丈豪气，笔下有数百卷奇书，开口为今，阖口为古，提起这枝笔来，写得飕飕的响，真个烟云缭绕、五彩缤纷，有子建七步之才、王粲登楼之赋，这样的人，就该官居极品，位列三台，把他住在玉楼金屋之中，受用些百味珍馐、七宝床、青玉案、琉璃钟、琥珀盏，也不为过。耐造化小儿，苍天眼瞎，偏锻炼

得他一贫如洗，衣不成衣，食不成食，有一顿没一顿，终日拿了这几本破书“诗云，子曰，之乎者也”个不了，真个哭不得，笑不得，叫不得，跳不得，你道可怜也不可怜。所以，只得逢场作戏，没紧没要，做部小说，胡乱将来传流于世。比如三国时节曹丞相无恶不作，弑伏皇后、董贵妃，汉天子在他荷包儿里，随他扯进扯出，吐气成云，喝气成雷，果然是在当时险夺了玉皇尊。到如今还使得阎罗怕，谁敢道他一个不字，却被我朝山阴一个文人才子徐文长先生，做部《四声猿》，名为《狂瞽史渔阳三弄》，请出祢正平先生一边打鼓，一边骂座，指手画脚，数数落落，骂得那曹贼哑口无言，好不畅快。曹贼有知，岂不羞死？真是“踢弄乾坤提傀儡”的一场奇观，做个千秋话柄，激劝传流。一则要诫劝世上都做好人，省得留与后人唾骂；一则发抒生平之气，把胸中欲歌欲笑欲叫欲跳之意，尽数写将出来；满腹不平之气，郁郁无聊，借以消遣。正是：

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

逢场不妨作戏，听我舌战纷纷。

看官，你道杭州人不拘贤人君子、贩夫小人、牧童竖子，没一个不称赞那吴越王，凡有稀奇古怪之事，都说道，当先吴越王怎么样，可见这位英雄豪杰非同小可。还有一件好笑的事，那宝石山脚边石块之上，凿有斗大的痕迹，说是吴越王卵子痕迹。道当日吴越王未遇之时，贩盐为生，挑了盐担，行走此山，忽然大雨地滑，跌了一交，石头之上，印了两个卵痕。后来杭州作耍之人，故意凿成斗大，天雨之后，水积其中，又捉弄那乡下的愚民道，“这卵池中水，将来洗目，其目一年不昏。”乡下愚民听信其说，时将这卵水

洗目。杭州人之好作耍如此，你道不是一件极好笑的事么。然在吴越王未遇之时，安身无处，这个卵袋，不值一文钱；及至做了吴越王，保全了几千百万生灵，后世称他英雄，连这卵袋都凿成模样，把与愚民徘徊瞻眺，玩弄抚摩起来。可见卵袋也有交运值钱的时节，何况其生平事业，不啧啧称叹。然吴越王发迹的事体，前人已都说过，在下为何又说？但前人只说得他出身封王的事，在下这回小说，又与他不同，将前缘后故，一世二世因果报应彻底掀翻，方见有阴、有阳、有花、有果、有作、有受，就如算子一般，一边除进，一边除退，毫忽不差。

看官，你道从来得天下正的无过我洪武爷，驱逐犬羊腥膻之气，扫除胡元浊乱之朝，乾坤重辟，日月再朗，这是三代以来第一朝皇帝了。其次则汉高祖，驱除暴秦，灭焚书坑儒之祸，这也是极畅快的事。所以，洪武爷得天下之后，祭历代帝王之庙，各帝王神位前，都只一爵，独于汉高祖前，笑对道：“刘君，今日庙中诸君，当时皆有凭藉以有天下，唯我与尔不阶尺土，手提三尺，以致大位，比诸君尤为难得，可共多饮一爵。”这是不易之论。然虽如此，汉高祖怎比得洪武爷，若论唐太宗把宫人侍父而劫父以起兵，这也难算得天下之正了。若是宋太祖欺孤儿寡妇，因陈桥兵变，军中黄袍加身，就禅了周朝之位，这也一发难说得天下之正了。所以岳正做首诗道：

黄袍岂是寻常物，谁信军中偶得之？

又有诗道：

阿母素知儿有志，外人刚道帝无心。

这便是千古断案。谁知报应无差，得天下于小儿，亦失天下

于小儿。那《报应录·灭国之报》说得分明道：

宋太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后三百年乙亥，吕师夔以江州降元。以丙子受江南李煜降，后三百年丙子，帝 为元所虏。以巳卯灭汉，混一天下，后三百年己卯，宋亡于崖山。宋兴于周显德七年，周恭帝方八岁，亡于德 元年，少帝止六岁。至于讳显、 二字又同，庙号亦曰恭帝。周以幼主亡，宋亦以幼主亡。周有太后在上，禅位于宋；宋亦有太后在上，归附于元。

这般看将起来，连年月都一毫不差，可见报应分明，天道不爽。只因宋太祖兔生民于涂炭，宽弘大度，立心仁厚，家法肃清，所以垂统长久，有三百余年天下。这真如少债的一般，从来没有不还的债。但那《报应录》上只说得明白的报应，不曾说得阴暗的报应。看在下这回《吴越王再世索江山》，便见分晓。正是：

冤冤相报，劫劫相缠。

借他一两，还彼千钱。

何况阴谋，怎不回还。

试观吴越，报应昭然。

话说这吴越王姓钱，单讳一个 字，字具美，本贯杭州临安县人，住在石鉴乡。临产之时，父亲走到灶下取斧劈柴烧汤，见一条丈余长的大蜥蜴，似龙非龙之状，抢入室中，父亲老大吃惊，随步赶进，忽然蜥蜴钻入床下，即时不见，随产个小儿下来，满室火光，惊天动地，邻家都来救火。及至走进钱家，又不见一点火光，人都以为怪。父亲说生了一个妖怪，要投井中淹死，亏得隔壁一个婆婆勉强挽留得住，

因此取名为“钱婆留”。四五岁之时，里中有一株大树，他与群儿戏耍，便走到大树之下，坐于石上，就像帝王一般，指麾这些儿童征战杀伐，各有队伍，号令严明，儿童都惧怕他，不敢不遵其约束。临安东峰有块圆石，其光如镜，名为石镜山，钱 自己照见头上冠冕，俨然王者之状，回家对父亲说了，父亲只道他说谎，同他走到石镜前一照，委是如此，恐惹出是非，就对石镜祷祝道：“倘日后如此之福，愿神灵不要照见，省得是非。”祝罢，便从此照不见，父亲暗暗欢喜。后来长大成人，相貌魁梧，膂力绝人，不肯本分营生，专好做那无赖之事。有《西江月》为证：

本分营生不做，花拳绣腿专工，棍枪呼喝骋英雄，说着些儿拈弄。鬻贩私盐活计，贝戎不耻微踪，骰盆六五叫声凶，破落行中真种。

话说钱公贫穷彻骨，鬻贩私盐，挑了数百斤盐在肩上，只当一根灯草一般，数百人近他不得，以此撒泼做那不公不法之事。但生性慷慨，真有一掷百万之意，在赌博场中，三红四开，一掷而尽，他也全不在心上，以此人又服他豪爽。县中一个录事钟起，有两个儿子与钱婆留相好，也是六颗骰子上结识的好朋友，时尝与钱公相耍。那钟起是个老成人，见儿子日逐与钱婆留饮博，便大怒道：“贼没种，只怕哄。我两个儿子，好端端的，被破落户钱 引坏了他，好赌好盗，异日须要连累。”遂把两个儿子痛打了一顿，不容他两个来往。正是：

教子有义方，不容赌博场。

匪人若谢绝，定有好儿郎。

话说钟起禁绝儿子不容与钱公来往，钱公得知，好一程

不敢上他的门。

且说豫章有个术士，善辨风云气色，能知治乱穷通。因当初晋时郭璞先生有句识语道：

天目山高两乳长，龙飞凤舞到钱塘。

海门一点异峰起，五百年间出帝王。

那术士道：“此时正是五百年之期，该出帝王之时，况斗牛间又有王气，斗牛正是钱塘分野，其中必有异人。”遂取路到钱塘来，细细占验，那王气又在临安地面。遂走到临安，假作相士，隐于市中，相来相去并不见有个异人的影儿。那钟起与这术士相好，术士悄悄对钟起道：“我占得贵县有个大异人，是未发迹的英雄，今相来相去并无其人，不知隐于何处，你的相虽贵，却当不起‘大异人’三字之称。”钟起心生一计，次日大置酒筵，广招县中有名之人，都来家间饮酒，却教术士一一相过，又无其人。术士大以为怪就宿于钟起之家。一日占得王气正临钟氏之门，术士暗地留心。

且说那未发迹的英雄，一程不敢到钟家门首，一日赌输了钱，思量他两个弟兄手头活动，戴了顶破帽，穿了件百衲的绽衣，赤着双脚，捏脚捏手走到门首，正要悄悄叫他弟兄两个出来，不期钟起与术士正在庭心里讲话，钱公见了钟起，恐怕他发话，趑转身便走。术士就裹打一看时，有《西江月》为证：

两眼如星注射，天庭额角丰隆，一身魁伟气如虹，绕鼻尽成龙凤。虎体熊腰异相，帝王骨格奇容，时来发迹见英雄，不与常人同用。

话说那术士一见了钱公，即忙大叫道：“贵人原来就是此人。”钟起道：“先生莫要错了，这是我邻家钱婆留，无赖